

瘞書叙

余以魯鈍。於醫初未學也。慨自連困兩番喪內。病皆起於中傷風寒。遍求多醫。治殊弗効。致變俗謂虛怯。竟墮不滿三十而短世。前後若一。兒女遭驚風。歷殤者五。厄苦慘痛。悽悽無聊。客遊淮楚。值彼旱疫正熾。適罹其災。死信宿而重生。重生者。疫蓋素問熱病。傷寒類也。淮楚重治傷寒。不輕用藥。以故不藥而自死。不藥而自生。骨立而起。起而髮膚悉更。是豈偶然。天也。追思往事。藥病之在道。初以求道於人。卒不得見。聞人之有道。旣而聽命於天。乃幸荷天之慶。人固不

能策功於道以直全正命於人。天則乃爾曲全於我。然則天之所以不欲我死。必欲再造我以重生者。留我之意。莫非試我以警。將欲畀我以致用於斯乎。我苟不能仰體以俛而知之。則不得與善事乎天者同日而語矣。於是念念集斯道之大成。聖古今而祖。方法者在仲景。乃購求其遺書。僅得其金匱之畧。傷寒之卒病論。皆世所閣置。塵穢之殘菸。啟而讀之。凜凜然驚心駭目。病歷多艱。論皆顯印。顧念幸生旣得於脫死之後。後若舍此而外慕遠求。則亦不可以爲能從事於求祥言矣。庸是篤志專此。銳力憤敏。涉苦萬

端鬢霜而後豁悟。默契潛通其言外之緒趣。悔恨曾
前俗謂之虛怯。冤屬論中壞病之謬訛。慚不可及矣。
乃汲汲揚菸滌穢。條辨其顛倒錯亂。疏其裨蝕。重整
成卷。梓布有年。以瘞向未齊同。實則二書之一事。何
謂邪。病起太陽。證惟強耳。強而汗。汗而溼。溼而寒。寒
而瘞。寒瘞者。世俗之口頭語。中庸之邇言。甚易知也。
且瘞因於多汗。多汗因於血虛。血虛惟兒家爲最。以
未克也。新產婦人次之。以在蓐也。大人間有以方剛
也。老者得無。以旣衰也。今之驚風。槩是如此。以此叅
求。亦甚易明也。昧者不察。又不識強瘞二字之名義。

更不省瘞亡於瘞亂。一見有強。懵懂鶻突。便哆抽筋。及至瘞作。捉摸不着。又妄誕着駭。倉卒揣摩不來。遂濫謬驚風。誣詭名而奪瘞位。汨沒天真。寃命禍世。害道釀厄。因循至今。千餘年矣。我旣感天之警覺。幸見天則。克全子命。以嗣諸後。得諸已矣。若或隱忍坐視。諸人箝口畏懦。而不讜言。則亦自負。適所以爲違天自棄。咎不反歸我乎。懼此更集是篇。梓附條辨。以報天命。以申同倫。以一體遐邇焉。嗚呼。是篇也。書云乎哉。我於書。但好讀古人者耳。我無書也。曷敢直以書言借也。文云乎哉。我無文也。曷敢驟以文言。非也。然

則謂何。曰。無謂也。蓋欲希望由是將來寃斯可雪。禍
斯可熄。道斯可明。厄斯可解。則庶乎盡已可言而回
天有待。抑以張諸後此。遙爲鑿道造祆。昏時惑世。含
血噴天。以自汚之。龜鑑云耳。萬曆戊戌孟秋旣望有
執自叙

詩曰

天以自若之靈驗云元再秋也

天不命神以靈驗終也靈驗終也

其所以靈驗何也其所以靈驗何也

其所以靈驗何也其所以靈驗何也

傷寒論條辨或問

新安方有執中行甫著

桐川陳友恭較

問經何十二。曰。應十二辰數也。曰六而本之三。陰三陽者。道生於三。一陰一陽之推也。是故言六。則十二在其中。言十二。則五藏六府四體百骸週身內外所有。無一物不在其中矣。經在人身中。一定而不移。無時而不然。病發於人身。舍經何言哉。昧者不察。但醉生夢死於傷寒傳六經之一語。六經豈獨傷寒之一病爲然哉。病病皆然也。又若小智。則亦知一不知二。舍手而言足。復彼而迷此。殊不知人身之陰陽。天地之陰陽也。陰陽之在天地。而於其升降往來進退消長之所以然者。可容以一毫智故言哉。手經之陰陽。居人身之半。足經之陰陽。亦居人身之半。若謂傳一半。不傳一半。則是一身之中。當有病一半。不病一半之人也。天下之病傷寒者。不爲不多也。曾謂有人如此乎。有則是矣。如

曰無之則是自昧其目。而謂人不見見不明。不亦大謬乎。孔子曰。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智者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愚者之不及。則亦已矣。道固自若也。大智如舜。聞其好問而好察通言。用其中於民矣。未聞何過也。故惟小智。一或過之。非穿則鑿。一鑿與穿。百邪蜂起。道何如哉。雜矣。亂矣。晦塞矣。厄矣。道本乎天。而曰厄矣。天將謂之何。天下可言哉。後學君子。達而明之。上也。未至於達。不厭而勉焉。次也。勉而力不足。寧畫可也。無若小智焉。不爲斯道厄。道之幸也。天之慶也。天下之望。愚之日望也。

問素靈之言六經。起於中焦。手太陰肺。陽明大腸。次足陽明胃。太陰脾。次手少陰心。太陽小腸。次足太陽膀胱。少陰腎。次手厥陰心包。少陽三焦。次足少陽膽。厥陰肝。復從肝別貫膈。上注肺。傷寒論之言六經。起於太陽。次陽明。次少陽。太陰。少陰。厥陰。兩不相同。何也。曰。六經之在人身。猶六合之在天地。本無終始之可言。素靈之起於手太陰肺。一陰而一陽。手而足。足而手。如此而終於厥陰肝。又復注肺者。蓋以血氣之在經道中。流行而循環。分拆不開。無起止可言。借肺以言始。平人之常也。傷寒論

之起於太陽。遍三陽而後歷三陰者。蓋以風寒之中傷人。人是通身四面上下皆當之。其邪亦是如此。而皆進。然其進也有漸。故次第人身外體之軀殼爲三重。第一薄外皮膚一重。太陽所主之部位也。第二肌肉一重。陽明之部位也。第三軀殼裏府藏外匝空一重。少陽之部位也。如此一重一重逐漸而進。三陽主表之謂也。及其進裏裏面內藏亦第爲三層。逐層亦是如此。而漸上。三陰主裏是也。蓋經是各居其所的。其各該所轄部屬方位之處所。皆拱極而聽命的。以邪之進也。不由經道而在部位方所上超直而徑進。故但提綱挈領。舉六該十二以爲言。病情事實。文字之權宜也。二說之所以不同者。各就事理以言其規則耳。非謂必如此以爲始終之定體也。後人不肯以身體察。只管在紙筆上物氣。辟如水底摸月。形影不知。空自紛紛鑿鑿。千五百年來。舉世若說夢。豈不大爲可笑。大爲可笑。

問太陽有綱有紀有目。餘皆不然。何也。曰。經爲綱。變爲目。六經皆然也。太陽一經。緊關有始病榮衛之道二。所以風寒單合而爲病三。三病之變證一百

五十八。故分三病爲三紀。以爲各皆領其各該所
有之衆目。以統屬於太陽。邪過太陽而交餘經。則
榮衛皆不在論矣。以榮衛自後皆不在論。故皆卽
病於經。但仍皆舉綱張目。而省紀不須。

問經之爲經。一也。太陽何獨分三治。曰。太陽一經。猶
邊疆也。風也。寒也。風寒俱有也。三病猶三寇。方其
犯邊之初。南北東西。隨其所犯。禦之當各明辨其
方法。辟如陸之車馬。水之舟船。有所宜。有所不宜。
是故。桂枝麻黃。用之在各當其可。夫是之謂道也。
餘經猶服裏。四夷入服。爲寇則同。隨在執之是已。
不在屑屑必以種類爲別也。

問太陽篇中之言傳。陽明少陽篇中又皆言轉。夫傳
則傳矣。而又曰轉。轉非回轉之謂乎。曰。非也。二字
皆當音去聲。而讀轉。傳是驛傳之傳。轉是輪轉之
轉。傳轉無文。六書之轉。注字。仲景之所以更互而
迭用者。蓋以明其合爲一音義。欲人思而得之之
意也。蓋風寒遍歷人身之六經。正猶人行轡路而
過處所耳。後人不思。只單讀傳爲平聲如字。而置
轉於不理會。此義不明。妄鑿傷寒傳六經之謬說。
遂使雜亂紛然。蜂起而聚訟。卒致此書於閣置。孽

由此作也。論語曰：學而不思則罔。注曰：不求諸心，則昏而無得。嗚呼！一人之昏，禍延天下。流毒至今，爲學而至此，可不令人長嘆哉！

問

傳轉皆讀轉。此書之音義如此。然則七傳間藏傳

之傳，與此音義異同何如？曰：不同。七傳間藏傳是

五藏，自病。病自內出。蓋五藏有相生相剋之性能，

故以夫婦之相剋而有七傳。母子之相生而有間

藏傳。正得父子相代而相傳之天然。故曰：傳流傳

之謂也。風寒，本天之二氣。於人病爲外邪。故其漸

次經歷人身之六經，有如轉路行過方所之委曲。

傳轉之謂如此，其義自別。何可以同言？

問

素靈之起，太陰而經以十二言。固是言平人之常

傷寒論之起，太陽而經以六言。則是言病時之變

也。惟其常，故無議。以其變，故多口。與曰：傷寒論之

書，本素問熱論之旨也。熱論畧傷寒論詳，以畧而

言。辟如八卦起艮之連山，起坤之歸藏也。以詳而

言。辟如六十四卦起乾之易也。孟子曰：前聖後聖，

其揆一也。有能繼之者，則皇極經世可得擬而有

也。世無堯夫，故口多耳。以多口言之。辟如猩猩與

鸚鵡。鸚鵡鵲鵲謀謀，安知其心不以爲能出乎？其類而

也。

自諒哉。噫。可慨也已。

問榮衛。曰。榮衛者。三病始分之二道也。二道明。三方對。則三病無餘治。此仲景之所以聖也。二道迷。三方惑。則雖三百九十七。一百一十三。猶以爲未之足。其鑿鑿之所以囂囂與。未及六七日而風寒有不救者。榮衛不明之罪也。

問傳轉。曰。傳轉者。六經盈縮之璣衡也。六經明。則傳轉之機審。傳轉昏。則拘拘數日。以論經。此風寒之所以有治不治之分也。已過十三日而有不愈者。傳轉不明之罪也。

問兩感。曰。以虛者受病言之。風寒之病。表虛而病也。表虛則裏實。故曰熱雖甚不死。然則兩感於寒而病必不免於死者。蓋以表裏俱虛言也。惟其俱虛。故爲不治。仲景亦傳之不論。大羌活湯。要亦不過存此活人之心云耳。則可。烏在能奈何兩感之萬一於可必哉。然亦智者過之之一事。近世以其自謂能治兩感而不察。遂用之爲通治風寒之套藥。是又焉得不謂之愚者不及知之一歟邪。

問醫有內外。內者何。曰。人是也。外者何。曰。天是也。知人而不知天。知內不知外也。知天而不知人。知外

而不知內也。知天知人。則知道矣。舍天人而言內外者。非道也。謬也。

問

風寒必自太陽而中傷。而諸家乃有各經自中之說。其說何如。曰。自中不在此中論。此書之論。論外入也。以論外入。故始太陽。太陽者。皮膚也。皮膚之固護人身。猶城郭之衛護治所。經絡藏府者。辟如城中之百物耳。寇盜雖強。豈能不由城郭。騰空犯內而傷人害物哉。無是理也。今以太陽揭中傷而言傳。陽明更轉以互音義。少陽言陽去入陰。通章之大旨。而玩味之。則風寒浸進之實義。昭然甚明。又何必亂鑿叛經之剩說。然則各經無自中邪。曰。非謂無也。人病不外則內。以內出言。何可謂無。中經中絡中府中藏是也。此書無此。此義不明。則自誤矣。一有自誤。則必誤人。是故古之君子。爲學必專務實用。其力於爲已。今人則不然。欲求無誤。難矣哉。

問

條目中太陽中風。陽明中風。少陽中風。三陰亦如此。而歷言。非各經自中之謂乎。曰。非也。蓋謂中風矣。初起證見太陽。則謂之太陽中風。明日又明日。證轉見陽明。而少陽。則又謂之陽明中風。少陽中

風。三陰亦如此。傷寒亦如此。蓋此書通篇大義。是自首貫串至尾。一氣說下來。脉絡分明。無有間斷。與諸家零零星星。一節一意。不相聯屬者不同。學者務要瞻前顧後。徹首徹尾。反來復去。千遍熟讀。沉潛深思。則義理自見。自然有得。洪範曰。思曰叡。叡作聖。思是聖學工夫。爲學不可不思。

問說者皆在中傷感冒上認病辨輕重。諸說孰優。曰。中傷是素靈互用之二字。兩感是熱論推病之轉語。冒是吳俗之常談。認病當如嘗酒。醇醕美惡。只可在水米麴蘖中理虛實。不當向營釀筭漉上清滋味。

問先夏至爲病溫。後夏至爲病暑。曰。暑必小暑。令行而氣至。小暑在夏至後一氣。故謂夏至前猶是溫。言春氣未全除也。夏至後始是暑。節令已行也。然自意爲醫以來。溫變爲瘟。暑爲寒。寒遍四時。瘟滿天下。夏之至不至無復論矣。欲生民之命各不失其正。其可得乎。

問天有六氣。風寒暑溼燥火。風寒暑溼。經皆揭病出條例以立論。而不揭燥火。燥火無病可論乎。曰。素問言春傷於風。夏傷於暑。秋傷於溼。冬傷於寒。者。

蓋以四氣之在四時。各有專令。故皆專病也。燥火無專令。故不專病。而寄病於百病之中。猶土無正王。而寄王於四時辰戌丑未之末。不揭者。無病無燥火也。條目中理會自見。

問虛者受病。衛中風也。而曰榮虛何也。曰風之中也。本榮實而衛虛也。風既中矣。則衛實而榮虛矣。虛以對實為言。衛家本虛。得助則實。榮家本實。無助反虛。故醫家之言虛實。凡虛皆正氣虛。凡實皆邪氣實。非別家泛言虛實之可比也。經曰。邪氣盛則實。精氣奪則虛。又曰。入者為實。出者為虛。此之謂也。

問經之用方。皆言主之。後人則云專治。兩意同否。曰不同。主之者。示人以樞紐之意也。專治則必人以膠柱矣。

問桂枝辛甘大熱。經之用。其取發散為陽之義與。曰。中風發熱汗出。衛不固而表疎。發散何取哉。然一則曰發汗。二則曰發汗。何也。曰。經不云乎。桂枝本為解肌。又不云乎。汗不出者不可與也。既曰本為解肌。又曰汗不出者不可與。則豈發汗之謂哉。桂枝有固衛之良能。解肌乃中風之奧義。妙不可言。

也。然則發汗者。果爲誰也。曰。熱粥也。妙在此也。韓信以死地與士卒。得効死之士卒而收背水之功。仲景以汗法與熱粥。得逼汗之熱粥而成桂枝之效。醫道與將道通也。非天下之至神。其孰能與於此。謂桂枝難用者。曾知此乎。噫。仲景遠矣。可以與之語。夫此者誰哉。賈生有言。可爲長太息者。此也。問桂枝本爲解肌。而一則曰發汗宜桂枝湯。二則曰發汗宜桂枝湯。何也。曰。風之爲病。外邪也。故於其初也。法曰當發汗。然汗旣自出也。衛行脉外。故曰本爲解肌。發汗以例言。發語之辭也。解肌以義言。核實之謂也。故曰解肌乃中風之與義。妙不可言也。學者能了悟桂枝發汗解肌之義例。則於入此書之道。已過第一關隘矣。不患不升堂入室也。謂桂枝難用。與凡類集桂枝湯方於已之傷寒門。謂爲有汗傷寒之治者。徒知桂枝發汗之例。何嘗知其解肌之義哉。

問凡凡。曰。凡自說文以來。皆言鳥之短羽者。不能遠飛。動則引頸。凡凡然。故仲景取以形容病人之頸項。俱病者。俯仰不能自如之貌。肖峰吳氏。六書總要。凡文如此。注鳥飛遠影。蓋有據也。然此以訓釋

仲景書。故但從舊說。而於文之是非。注之得失。則皆不論。

問風土之異。東南偏暖。西北偏寒。故說者謂東南之人。不病風寒。偏病暑溼。西北之人。不病暑溼。偏病風寒。其說然否。曰。難以此拘也。靈樞謂夫天之生風者。非以私百姓也。其行公平正直。犯者得之。避者得無。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。然則四氣之所以爲人病。在人之自犯。不自犯何如耳。不在四氣之偏。不偏乃爾也。以犯而言。則東南之人。何嘗不病。其東南之風寒。西北之人。豈可不病。其西北之暑溼。何也。事有偶然。機有不測。理不可以一途取也。今也必欲以偏言。則淮南子曰。匈奴出穢裘。干越生葛絺。各生所急。以備燥溼。各因所處。以御寒暑。竝得其宜。物便其所。故兵家有言。朔陞積陰之野。食肉飲酪。其人理密。故耐寒。百粵多陽之地。其人理疎。故耐暑。是其天性然也。如此則是地雖限人。以偏天則全人以性。天地以生物爲心。而謂以其氣之所不能齊者適所以病人。豈天地之自然哉。亦過論矣。且夫得氣之先。莫如禽鳥。以燕鴈同有無之鄉言之。彼此雖偏。相差不甚。相遠可知也。乃